



PO/WE

破皮月

凌晨著

一个是前世的她，一个是今生的她，
一个是灵体的她，一个是灵魂的她。
两个曼藤纠缠的女人，为了寻求彼岸，
引发了一场旷古绝伦的爱情纠缠。
九界原创网古代言情小说第二名
晋江原创网奇幻言情小说之“绝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POYUE



李晨著

破月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破月: 凌晨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8.7

ISBN978-7-5387-2443-1

I. 破… II. 凌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80862 号

破月

作 者	凌 晨
出 品 人	张四季
责任编辑	周玉兰 刘禹婷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
电 话	总编办: 0431-85638648 发行科: 0431-85677782
网 址	www. shidaichina. com
印 刷	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690 × 980 1/16
字 数	600 千字
印 张	33.5
版 次	2008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8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定 价	4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
录

contents

第一卷 合卷

龙牙刀	5
凤尾汤	49
同心结	94

第二卷 穹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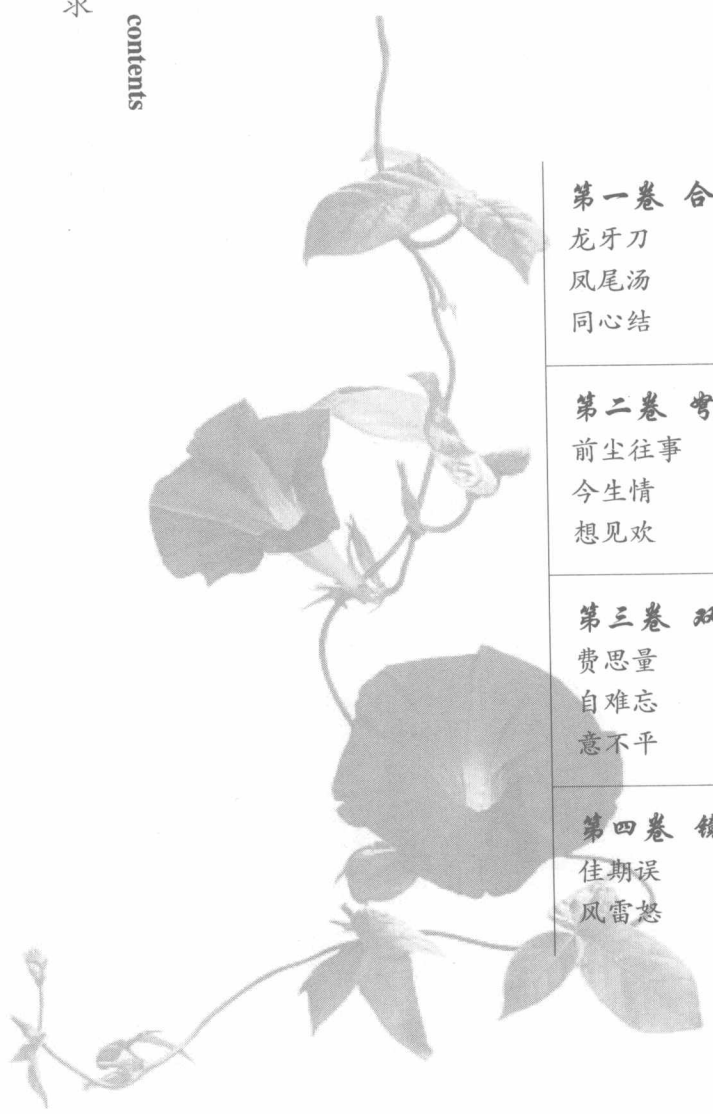
前尘往事	141
今生情	177
想见欢	222

第三卷 双生

费思量	255
自难忘	290
意不平	330

第四卷 镜分

佳期误	391
风雷怒	458



月光下，她的肌肤莹润如玉。他凝视着她，久久不能松开双臂。拥她在怀，任她柔软的发丝在他脸上拂扫，他听到自己的声音，缠缠绵绵：『我们永远在一起！永远不分离。』

她抬起头，琥珀般晶亮剔透的眼眸中，如海的深情。但她的回答却清晰而坚定：『我只爱你这一世，没有来生。』

——
题记

多得一世，則齊和生。
始同吾輩，而坐定。一其只
始始願以中，以成始不。財故
此故故是，如往歸品家陽
其一故！亦不不不。一

華胥帝國紀元 1341 年 7 月 月曜日

合登

其五其銀上世三，如不怪自
以賢，眼與吾村，封城至輝始楚
王，其歸路像然，又文不張錄我
只生可，故始眼規望國以

蓝色的混沌纠缠着他，眼看就要吞没他。他挣扎着，手脚并用。混沌被他一搅动，粘稠起来，渐渐糊满他的全身，进而渗透进他的肌肤，流入他的血管。他的意识开始模糊，所有的神经只来得及抽搐出一个词，“救我！”

然而，声波却立刻被混沌封住了，形成一个个空洞，随即爆裂。那些声音又传回他的耳朵，钻进他的大脑。他的意识刹那间被这些声音震麻了，凝结成僵硬的固体。他要死了吗？他摸索腰上的剑，身体的每一寸挪动都需要耗费极大气力，粘稠的混沌渐渐坚硬，令他窒息。他的手始终还是没碰到剑。

“救我！”他再次喊，嘴还没有张开就被粘稠堵住。模糊的视线还在徒然搜索，不肯放过一丝一毫的生存机会。

光！刺穿混沌，倾泻在他身上。混沌动荡。光从他头顶擦过，他一把抓住。光柔韧而温暖，卷住他，往外拖动。但是混沌是那样顽固，死死贴紧他的肌肤。他喘过气来，手终于摸到剑柄，奋力抽出。剑刃在光中闪耀。混沌瞬间断裂，发出尖厉绝望的嘶叫。他就在这狂乱的声浪里跃出混沌，顺着光带，落到干燥平实的大地上。明月清风，暗香盈袖。骑在红鬃马上的紫衣女子，手里正举着一面铜镜。月光如瀑布般从镜中泄出，倾覆到混沌之中，将混沌绞杀得干干净净。

“紫衣！”他叫，“果然是你！”

肋下有什么地方剧烈作痛。崔鹏猛然睁开眼睛，一个鲤鱼打挺跳下床。月下的紫衣原来只是一个梦。崔鹏怅然，这梦如果再长一点该多好，也许他就能够听到紫衣的声音，问她从哪里来，将要到何处去。

“将军！”亲兵崔六在门外报告，“航道已经疏通，我们可以启程了。”

“好！”崔鹏答应一声，披上外套，摘下床头的龙牙短刀。梦已经醒了，懂得破解赤城密术的紫衣姑娘，必须消失在他记忆深处，绝不能轻易提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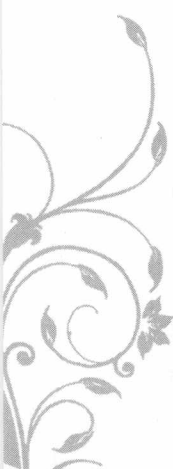
几乎同时，天帝炎俊也醒了。无边黑暗映入他的眼帘，影影绰绰地，一些东西在黑

暗尽头晃动，他立刻伸出手去。手指弹拨之间，几点锋利的光芒刺出。随即，角落里短促地“啊”了一声，那些东西“扑通”栽倒在地。

炎俊挥掌。寝殿里的九支铜灯全部亮起，黑暗立刻被驱逐得无影无踪。两个值夜的小宦官仰面倒角落里，胸口却留下一个烧焦的大洞。炎俊厌恶地闭上眼睛，然而还没有完全消逝的梦境又让他马上睁开眼睛。他轻声吟念，一团银雾从卧榻前玉石镇魂兽的眼眶中飘出，落在他手上。银雾迅速长大，约莫长到直径一尺左右，渐渐散开，露出一面铜镜来。天帝举起镜子，光洁的镜面映出他神色迷惘的面容。“婉嫔，”炎俊低声呼唤，“你想要告诉我什么？我梦到龙瑀了，那孩子血淋淋地站在我面前！倘若你还恨我，找我报复就好了，不要牵连我的孩子们。”

镜子中炎俊的面孔忽然扭曲破碎，取而代之的，是个不大的码头，一艘千石级载重量的客船正在起锚。船头，站着一个中等身高、身着便装的青年。这青年的影像逐渐放大清晰：星眉剑目，俊朗挺拔，腰间佩戴着一把式样古朴的短刀。炎俊瞬间就牢牢记住了他的相貌，以及刀柄上的“龙牙”二字。“婉嫔，你是要我找到他吗？带他去见你？”炎俊对着那面镜子喃喃不休。他一直相信，婉嫔的灵魂一定有部分藏在这面铜镜之中。

然而，镜子从来不回答他的絮叨。镜面开始雾化了。青年的形象一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

将近正午，崔鹏的船过了仙栖岭，帝都胥阳城的水关二闸门已经出现在他视线之中。几十条大小不一的船舶都张了帆，争先恐后地要过关进城。这些船舶，既有载重上万石的货船，也有轻便快捷的邮船，还有去市集上卖新鲜鱼虾的渔船，混成一只浩浩荡荡极为壮观的队伍。只是在崔鹏看来，这队伍太过散漫，需要他好好操练一番才有规矩。

崔鹏走出船舱，江风和煦，撩人心扉。崔鹏不由得又想起紫衣来，晚一天找到她，欠她的救命之恩就晚一天才能偿还。这债务对于贵族世家出身的崔鹏来说，将会越积越多。但紫衣丝毫不给他解脱债务的机会，甚至连名字也不肯说。他清晰记得麻黄沟与沙民一战，紫衣第一次出现的情景——仿佛一道紫色的闪电，劈开沙民驱赶来的魔兽狰狞。那一队残暴嗜血的狰狞，嚎叫着，狂奔着，舞动它们的利爪，亮出它们的獠牙，试图将他和仅剩的几名亲兵扑倒在地，撕个粉碎。然而，紫衣来了。狰狞们四散溃逃，终究还是躲不过她的攻击，不多时便化作烂肉和血泥。此后，沙民中的兽沙部再也无法培育出像狰狞这样凶残的魔兽，从此一蹶不振，销声匿迹。

他来不及庆幸自己的死里逃生，急急追上她，询问她的姓名，表示要重重酬谢。紫衣十分不屑。这位年轻女郎傲慢地答道：“等你能打过我了，我再来考虑你的酬谢吧。”他只好用她衣服的颜色称呼她——紫衣，翩翩乘着红鬃马而来，就像一道晨曦，忽然照亮了他的眼睛。

那以后的两年，他总共遇到过紫衣三次。他的武功在进步，紫衣的武功却进步得更快。这让他实现酬谢她的愿望越来越渺茫，仅有的收获，是确定她会破解几种赤城密术。

想到紫衣可能是术士，崔鹏的心里就会有惋惜和紧张。他希望她只是天赋异能，与赤城不存在丝毫的牵连。但这种担忧，却从未在紫衣面前表达过。每次见到紫衣，他们

都是匆匆邂逅，连话都说不上几句。

于是，茫茫大草原上驰骋的红鬃马，便经常奔到他的梦中，提醒他紫衣的存在。

怎么又想起紫衣了？崔鹏摇头，真是不应该啊！他转身要回舱，见站在身后的崔六身子前仰后合，上下眼皮正往一块儿招呼。崔鹏心里苦笑，“习惯了金戈铁马、大漠风沙，到这船上一摇一晃，还真是让人昏昏欲睡。但愿天帝和众大臣不要只顾着安睡，忘了边疆依然战火未灭。”

“叮铃玲玲……玲玲……叮铃……”“珑玲……珑玲……”“叮铃……”半空中忽然传来一阵奇妙的和声。婉转低回的鸟鸣中夹杂着一阵阵清脆铃音，带着悠长的尾音，顺着江风传送过来。这声音忽而若有若无，似乎来自九霄云外；忽而近在咫尺，闻之摄魂夺魄。崔鹏心中一振，崔六也立刻清醒，抬头指着天上大叫：“玄鸟使来了！”

崔鹏皱眉，“崔六，别指着玄鸟和玄鸟使说话，他们认为这很不礼貌……”话音未落，凌厉的风声便自脑后袭来，一个巨大的黑影遮蔽了阳光，玄鸟已经扑到头上。崔鹏暗叫一声“不好！”玄鸟是本国圣物，深通灵性，偏偏自尊心超强，一旦生气，双翅鼓动天风，轻则摧枯拉朽，重则兴风作浪，这一扇下去，船恐怕是要翻了。

崔六脸色发灰，双腿打颤。虽然他见过几次玄鸟，但只是远远看着它飞进军营，传递最重要的文件，却没资格靠近玄鸟。他对玄鸟一直充满好奇，但当它真的近在眼前了，他却吓得连眼睛都不敢张开。

风声呼啸，船身上下抖动个不停。平静的江面骤然掀起大浪，一个浪头卷到船上，崔鹏急忙拉崔六闪身避过。但目瞪口呆的崔六还是从上到下被浇成落汤鸡。崔鹏不快，这玄鸟使竟然在船只密集的地方如此嚣张，如果翻了船出人命怎么办？

“别担心，玄鸟只是开个小玩笑而已。你看周围，并没有受影响。”脆生生、娇滴滴的童音从上空飘来。崔鹏环顾四周，果然，这波浪只是仅仅围绕着崔鹏的船在打转，周围诸船都行驶正常。“玄鸟的幻术如此之深了！如果是赤城……”崔鹏暗中叹口气，这才放下心来，仰头张望。

一般传信的玄鸟与小马驹差不多大小，毛色黧黑，有赤色冠羽。眼前这只玄鸟却已经有一人多高，羽毛青黑，闪烁着幽幽蓝光，说不出的俊美。它的冠羽是白色的，冠羽中有两根羽毛特别长，垂在脑后，十分飘逸。玄鸟眼睛的颜色比身体更黑，形状如同人眼，精光四射。现在这双眼睛正死死盯着崔鹏主仆，他们都感受到了眼神中传递出来的嘲

弄和顽皮。“看上去竟然像人类一样！当年，我们祖先遇到的玄鸟应该比这只还要美丽吧？！听说千年玄鸟会变成人形，不知道这只有多少年了？”崔鹏心想。

“呵呵！崔将军，这可是天家御用的玄鸟呢！”一双眼睛从玄鸟脖子后面探出，仿佛懂得猜心术似的说。随着这声清脆迷人的童音，一阵铃声响起，这正是刚才与玄鸟和鸣的声音。玄鸟虽然离得近了，铃音却似乎没有变大，依旧飘渺不定。

崔鹏只觉眼前一晃，面前已经站了一人。崔六嘴巴大张，要不是浑身湿漉漉，而且被那只玄鸟气鼓鼓地瞪着，他又要指着高喊：“这……这不可能！玄鸟使……竟然……竟然……是一个老头子。”

这老头子模样相当古怪：瘦骨嶙峋，身高尚不及崔鹏的腰，却顶着一个大大的极不相称的脑袋。脑袋上白发浓密，脸上皱纹丛生，就像一个核桃。老头子赤着脚，脚趾出奇的长。他穿了一件树藤编织的棕绿色袍子，袖子长得能遮住双手，下摆却短得露出大骨节的膝盖。他脖子上戴着一个非金非玉又不似铜的铃铛，看来正是铃声的来源。

老头举起右手，宽大的袖子滑下，露出像树枝一样的胳膊。他的手指和脚趾类似，完全不成比例。老头手中握着一把同样非金非玉、闪着乌光的短杖，朝着悬浮在上空的玄鸟轻轻一挥，脖子上的铃铛突然发出一串高音。玄鸟点点了头，突然一振翅膀。

崔六吓得又是头一缩，但这次玄鸟显然对他没有兴趣，振翅高飞，瞬间便没了踪影，水面顿时恢复了宁静，只听见半空中隐约传来“啊哈哈……”的嘲笑声。

崔鹏毕竟是世家子弟，学识渊博，一看便知那老人家是位有身份的玄鸟族长老。除了天家，他们不服从任何调遣。他们此次返京，居然还没上岸就遇到一位玄鸟族长老，难道是召他回来的吴太尉出了什么状况……崔鹏心内疑惑，脸上却波澜不惊，毕恭毕敬地弯下腰行礼，“您好，尊敬的长老！伟大的天帝派您来，莫非有什么旨意要传给末将？”

长老的核桃脸突然红了，“崔将军不要紧张，其实……我也没有什么事情，就是过来看看你。”

崔鹏诧异，什么时候天家的御用玄鸟使对自己感兴趣来了？长老笑起来，铃声与笑声混在一起，令人心神荡漾。“整天听你的名字，听得我耳根都发痒了……”长老说，“我又不能到北疆去瞧瞧……”

崔鹏刚想问什么人在谈论他，忽觉空气中有异常的振动，急忙躲闪。一只羽箭“嗖”地飞来，不偏不倚，正好射在那长老的衣服上，将长老的衣服与他背后的船桅杆钉在一

起。那长老跺脚大叫：“什么人竟敢暗算我？”却不挣扎，似乎羽箭上带有某种禁力。

“我！”伴随着坚硬清朗的声音，一位年轻的武士跳到甲板上。他穿着青色的软甲，手持铁弓，虽因年轻略显文弱，但眉宇之间却流转着一种特别的坚毅和灵动。崔鹏注意到他束腰的火龙皮腰带上，别了一块刻了“御”字的玉牌。

“甘羽，是你这家伙。”长老认出来人，颇为不满，“你不过就是个二级防御士而已，凭什么管我？”

“昨天升到一级了。”甘羽冷冷地回答，“柏惠长老，您刚才使用了一个幻术，这超出了您的法术权限。”

被称为柏惠的玄鸟族长老嘻嘻哈哈，“小伙子，你干吗这么认真呢。我申请过了，可以用幻术的。”

“您申请的理由是要用来捉拿玄鸟族走失的暗夜使者——木正，而不是吓唬普通人。”甘羽并不让步。

柏惠吐舌，“好了，我继续找木正去。反正，人我也看见了……”他含含糊糊地哼了一句，手中短杖又举。铃声大作，强风呼啸。那只本已经消失的玄鸟突然凭空冒了出来，一个俯冲，稳稳悬在船上方。奇怪的是，这次船身纹丝未动，似乎有道空气墙挡住了疾风。崔鹏知道，柏惠又在显示他的力量了。

甘羽点头，“长老您莫要给自己制造麻烦就好。”轻拨弓弦，那羽箭忽然脱离柏惠的衣衫，飞回到甘羽背上的箭筒之中。柏惠大笑，身影一闪，已经坐到玄鸟背上。玄鸟再次急速升高，柏惠的声音从空中传来，“甘羽，我床下还有一瓶好酒，与我好好款待崔将军！”笑声经久不绝。

甘羽这才过来给崔鹏见礼，道：“刚刚让将军受惊了。这柏惠心性天真，在太尉府中听说将军的船过了仙栖岭，便想戏弄一下将军。大人怕他乱来，特意派我暗中跟随。柏惠其实并无恶意，将军莫要怪他。”

崔鹏道：“长老是在试验我的定力，我怎会怪他。太尉今日提到我了？”

“大人哪天不提将军几遍呢？”甘羽说，语气中隐隐有些不服气，“将军一路行程，大人都密切关注。这不，大人命我来接将军，到府中商议公事。”

崔鹏点头。从北疆的黑水关千里奔波，快马加鞭，就是为了尽快见到太尉，共同商议北疆大事。

2

太尉府中，已经六十九岁的太尉吴程远正焦急等待着崔鹏。按帝国律令，吴程远七十岁时必须退休，交出手中太尉的印玺和权力。对这执掌帝国军事大权的太尉一职，吴程远并无留恋之意。只是有两件事情令他放心不下，一是帝国的北疆仍然动荡不安，以沙民为主的金鼎联盟一直蠢蠢欲动；二是太尉的继任者尚未确定，兵部与枢密院为此争论了多时，却始终没有找到令双方都满意的人选。

吴程远的目光落到墙壁间悬挂的帝国疆域图上。从北疆的黑水关到帝都，车马舟船，辗转行进四千余里，即便将天气的变化影响完全排除，要想只用区区五天时间走完，恐怕只有崔鹏办得到。

“父亲，”吴曦文悄无声息地走过来，问，“崔鹏还没有到吗？柏惠……不会为难他吧？”

吴程远摇头，“柏惠是有身份的人，不会做孟浪之事。再说，还有甘羽。”

吴曦文说：“柏惠对限制玄鸟族人使用法术一直有意见，老嚷嚷着要不就开禁，要不就永远禁止。我看他这次并非开玩笑，而是想给崔鹏一个警告。”

吴程远皱眉，“这有何意义？柏惠老糊涂了。”

吴曦文不知道父亲是记性太差还是刻意回避，只得再次提醒他，“自从您提名崔鹏接替您的职位，崔鹏就开始成为众矢之的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吴程远满不在乎，“但我是对的。迟早他们会发现，崔鹏最适合这个位子。”

“可您为什么要现在就说呢，这是拔苗助长，对崔鹏不合适。”吴曦文的声音中不由得充满关切。

吴程远笑了，“曦文，崔鹏的未来对你很重要嘛。”

“父亲，”吴曦文有些窘迫，“崔鹏的未来对帝国很重要！”

“正因为如此，我才希望人们尽早认识到他的才华！”吴程远拍案道，“我不想让他在官僚体制中消磨青春。”说到这里，脸上青筋暴跳，面部肌肉抽搐不停。

吴曦文忙上前安抚，接过仆人递来的冰块摩挲父亲的脸颊。她非常了解父亲的急躁脾气，柔声劝道：“秦恺医师说过您不能着急，一口饭吃不成胖子。”

吴程远叹气，“我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？只是大限将至，不把事情安排好我愧对天帝啊。”

吴曦文嗔怪，“您这说的是什么呀？今天我生日，不许您说不吉利的话。”

这时，有随从匆匆进来，报告说甘羽已经接到了崔鹏将军，正往府里走。吴曦文正想离开，吴程远说：“我中午为崔鹏接风洗尘，你也一起吧。”

吴曦文却是摇头，“儿的生日也是母亲的受难日，儿要去祖祠拜祭母亲。”

吴程远点点头，不再多说什么。吴曦文略一鞠躬，退了出去。吴程远看着她娴雅的身影消失在雕花木门外，心中一酸。曦文与崔鹏同岁，当年他们一起在他帐下接受军事训练，朝夕相处，青梅竹马。如果那时就将她嫁给崔鹏，该是一对很完美的夫妻。可曦文却嫁给了他的另一个门生宋杰，宋杰与吴敌陪太子龙瑀战死北疆，算来也快四年了。曦文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，是他做父亲的失误啊。吴程远捂住胸口，按下心头的痛。其实送给曦文最好的生日礼物，就是一门美满的婚姻，这次可千万不能再有闪失了。

吴曦文刚走出父亲起居的书房，眼眶就不禁湿润了。秦恺医师诊断父亲的病情已经恶化，恐怕熬不过今年的冬天。秦医师虽然才三十岁出头，但因为有天帝御赐玉牌医师的身份，言词相当谨慎。既然他都这样说，吴程远生命的终点不会太远了。天帝炎俊曾经严厉叮嘱吴曦文和秦恺，不许将实情告诉吴程远。吴程远的脾气，众人都十分了解，知道实情只会令他更加玩命地工作，那时休想让他安心养病。

“让他策划好北疆这一战吧！”当吴曦文哽咽着告诉天帝父亲的病情时，天帝沉吟片刻说道。吴曦文知道，父亲等天帝下这个决心已经太久，与沙民、金鼎联盟来一场正面决战是父亲一生军旅生涯的最后渴望。战争的号角将鼓起父亲生存的意志、激荡他消沉的情绪、澎湃他的热血，加上精心的护理，也许奇迹会就此出现。

吴曦文立刻跪倒在天帝脚下，热泪盈眶，“陛下，臣替父亲以及华胥国的子民叩谢陛下！”

天帝的声音，一向平静，不怒自威，此刻却流露出些许的犹豫和软弱，“朕想了很

久，难啊！”

吴曦文抬起头来，天帝刚毅的面孔上露出怜悯的神色。吴曦文忽然发现，天帝的鬓角竟然有了白发。她从没想过，天帝会和父亲一样衰老。

“战争！”天帝缓缓摇头。一瞬间，吴曦文很难相信，眼前这位老人是曾经率铁骑三千横扫中土大地，令天地变色、日月胆寒的天帝！但天帝的迟疑片刻就消失了，他很坚定地挥动手臂，威严地说：“曦文，去告诉你父亲，朕要他健康起来，给朕好好打个大胜仗！”

就是这句话，比灵丹妙药还管用。吴曦文低头走着，一边回忆父亲看到天帝手谕和调兵符令的表情。那些被父亲召集，从北疆各驻地匆忙赶来的年青将领们，猜得到他们即将担当的重大使命吗？

“文姐——”一个低沉而悦耳的男声叫道。专注思考的吴曦文吃了一惊，停下脚步侧过头去。崔鹏竟然就站在她的面前，铜色箭袖外罩着褐色战袍，简朴庄重，人黑瘦了一些，却更添了几分英武之气。一旁带路的甘羽撇过头，故意不看他们。

“文姐，多日不见，你可好？”崔鹏微笑，行了个礼。吴曦文急忙还礼，忍不住上前一步，打量他，嗔怪道：“怎么这个时候才到？父亲念叨你一上午了。”

“昨天九盘江上翻了船，航道被堵，略微耽误了。”崔鹏解释。

吴曦文让开路，“那快去吧。父亲有很多话要和你谈。”

“好的。”崔鹏说，走了几步，又停下，“文姐，今天是你生日吧？恭祝芳辰。”

吴曦文低呼一声，有些羞涩地点头。

“那年为给文姐过生日，我和吴敌、宋杰去偷袭离朱人的大寨。那件事情我永远都记得。”崔鹏说，“我给文姐备了件礼物，一会儿叫人送过来。”

吴曦文心里一酸，不提偷袭之事难道崔鹏就不该记得她的生日吗？一时欣悦他回来的心情跌落大半，冲崔鹏略鞠一躬，便匆忙离开了。

崔鹏印象中的吴曦文，是很洒脱豪爽的女性，没有这般拘谨有礼、言语柔和。难道京城居久了，个性也改变了？他心里诧异，不由得多望她两眼。吴曦文只留下背影给他，那背影依稀眼熟。崔鹏疑惑，但脚步却未停下，跟随甘羽走进一个很大的庭院。吴程远的高级参谋王猛迎出来，将他带到吴程远的书房。崔鹏跨进书房门，一撩战袍，单膝跪倒在地，给吴程远行叩拜大礼，朗声道：“北疆右卫部提督崔鹏拜见太尉大人。”

吴程远没有谦让，坦然受礼，等崔鹏要站起时，才象征性地伸手扶他一把。崔鹏站直，注视着吴程远。

“是不是发现我又老了很多？”吴程远问。他喜欢崔鹏的目光，犀利而不锋芒，明亮而不闪耀，很沉很稳。当年崔鹏被祖父崔崇德送到他军中大帐前时，他就感觉到崔鹏若由他培养，日后必将成为帝国最耀眼的将星。在他帐下，崔鹏从小兵一步步升到提督，果然没有辜负他的期望。

“太尉大人还是那么精神矍铄，”崔鹏回答，“外面那些谣言不足为虑。”面前的吴程远，依然虎虎生威，对他有种压迫的力量，这种力量让他感觉可以依靠，非常亲切。

吴程远笑声爽朗，“外面是不是说吴疯子瘫痪了，靠丹药撑着还没闭眼？”引得满屋子的人都笑了。仆人搬来凳子请崔鹏、王猛坐下，并奉上茶。“说吧，崔鹏，前线是什么样的情形？官话、套话就免了吧，我们天天看那些东西。”吴程远指指房间一角，那里的陈列架上堆满了卷宗和战报。

“我们枕戈待旦。”崔鹏说，“右卫部防区一万将士，日夜勤奋操练，期望能与沙民决一死战。”

吴程远摆手，“哎，誓词啊，决心啊，这些老话我不听。之民，”他叫崔鹏的字，责怪道，“你小子什么时候也变得圆滑了！”

崔鹏道：“自从阿尼卡斯继任金鼎联盟盟主，沙民较之以往对我边境的破坏活动加剧。从沙民对我们的股骚扰和后勤破坏上来看，阿尼卡斯十之八九想要酝酿一场大战。大人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应主动出击，改变以往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的被动状态。”

吴程远拍掌，“这才是军人的直觉啊。老王，虽然之民在他的位置所掌握的情报有限，可是结论却很准确。”

崔鹏只觉心脏狂跳，许多微小的迹象忽然间串联起来，组成一个大大的箭头。吴程远召他紧急回帝都的真正目的，一下子那么明显。

吴程远注意着崔鹏的表情，见他平静镇定，很是欣赏，笑道：“你小子欠我一个大胜仗，这次终于可以还了。”

“大人！”崔鹏肃然，“若真要与沙民、金鼎正面对抗，主动出击，末将愿为先锋，誓将敌人赶过戈壁滩！不过大人，我还有个担心，就是‘术’。前年我报告大人说，发现有人会法术。”

“是的，你的报告引起了我们的重视。”王猛打断崔鹏的话，“你看到甘羽了吗？他是我们这两年训练的第一批防御士，我将把他们派到前线去。为了训练他们，陛下甚至允许玄鸟族使用部分法术。我们完全有把握消灭那些会玩点法术把戏的人。”

“不是把戏。大人，是赤城密术。赤城术士还有活下来的，而且，阿尼卡斯身边不止一个赤城术士。”

吴程远微微皱眉，看着王猛。王猛毫不掩饰诧异之色，“崔提督你在开玩笑吧？”

崔鹏缓缓摇头，赤城密术的出现和能够破解赤城密术的紫衣的出现，是同样令人骇然的事情。

吴程远最怕看崔鹏摇头的表情，那种表情中有特别执着的东西，似乎在说不相信我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偏偏曦文经常也有这种表情。这两个他看着长大的孩子，还真的在某些地方非常相像。吴程远道：“之民，你说详细点。若有必要，我马上进宫禀报天帝。”